



## 笔墨中的母爱

普陀六横中心小学五(2)班  
小记者 周轩禾(证号 D0630)

清晨,阳光穿过窗棂,洒在斑驳的书案上,一支泛着柔和光泽的毛笔静静躺在红匣之中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了妈妈温柔的目光,也看见了岁月里那些与这支毛笔有关的点点滴滴。

妈妈和毛笔,在我的记忆里从不能分离,仿佛它们本就紧紧相连。

这支毛笔被珍藏在一个火红的小匣子里,匣子上刻满金色的文字。它不是一支普通的毛笔,而是用我的胎发制成的。笔杆是玉质的,一端刻着我的出生日期,另一端刻着我的名字,中间还雕刻着一龙一凤。

记忆里,妈妈曾对我说起这支笔的由来:刚出生的我便拥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,后来,妈妈将我的胎发剃下,其中一部分就制成了这支胎发笔。

在我刚上小学时,妈妈便让我带着这支毛笔走进了书法培训班。起初,光是练习握笔姿势就耗费了我许多精力,手指常常因为长时间保持一

个姿势而酸痛不已。后来,我从最基础的“一”“十”“口”等笔画开始练起,一笔一画,认真揣摩。在妈妈鼓励下,我终于翻过了第一座书法“高山”,后来又不断突破自我,迎接更高的挑战。

夜色深沉,昏黄的灯光下,我对着宣纸反复书写,却总达不到理想的效果。随着学习的深入,书法的运笔、结构与章法等难题接踵而至。复杂的笔画变化、精妙的结构布局,如同一座座难以翻越的高山,横亘在我面前。看着自己歪歪扭扭、毫无美感的字迹,我满心沮丧,扔下毛笔,躺在床上发呆。

这时,妈妈拿着我的胎发笔走了过来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轩禾,你听过王羲之练字的故事吗?如果你真想成为一名书法家,就要有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。以后,妈妈陪你一起练书法,咱们一起比赛!”妈妈的话再次给了我力量。

如今,这支毛笔已经陪伴了我走过了十二个春秋。它不只是书写工具,更是妈妈对我爱的见证。那些藏在笔墨间的光彩与情感,早已成为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,永不褪色。

## 井

普陀小学六(7)班  
小记者 舒锦添(证号 D0189)

很久以前,外婆家的北面有一口井。

它似乎已为我们效力了很多年,井沿的一层水泥在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下,已经褪了色,上面破碎的斑点一个叠着一个,让沿壁的颜色更深了几分。井内的砖头也许是因为风雨侵蚀得少,依然呈现砖红色。那本应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红,但也在井水年复一年的丰盈又亏落的过程中,被磨砺成了一种红中带灰的颜色。

以前,这口水井是我们家的“座上宾”,在这口井周围三米内没有任何陈设,甚至连水桶的高度也是外婆亲手量刻的。

我喝过井里的水,是甜的。但又不是非常甜,回味时甚至还略微有一些苦涩。但好在四季恒温,冬暖夏凉,四季都能感受一种舒适的温度。

井水,陪伴着我们的生活。

春天,它在田地里穿梭,浇灌着的土地滋养了生命;夏天,它冲走了暑热,浸凉了西瓜,清甜的口感呵护了生命;秋天,它清洗着水果和蔬菜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生命;冬天,它承载着冰霜与雪花,期待着来年的新生命。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

因为外婆家的房子太过老旧,拆掉重建后,原先的井被缩在了一方小空间里,不再常用。自来水接过了时代的使命,进入了新农村的千家万户。但井依旧在,像个暮年的老人,安静地坐在角落,不争不抢。“水利万物而不争”,说的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。

## 善良的温度

朱家尖小学五(3)班  
小记者 倪辰睿(证号 D07104)

合上曹文轩的《青铜葵花》,青铜的模样早就在我心里生了根。他从不是故事里常见的英雄,可那份源自骨子里的淳朴与善良,却像冬夜里的炭火——不耀眼,却能焐热人心。

本就紧巴巴的青铜家,为了凑钱给葵花照相,日子更添了几分沉重。青铜默默揣着麻袋去野地采芦花,芦花轻得像碎雪,可要攒够编鞋的量,得弯多少次腰?指尖得被芦苇划出多少道伤痕?

寒风里,十双芦花鞋很快卖光,本可以裹紧棉袄往家走,可看见最后那个客人望着空筐子的渴望眼神,他没半分犹豫,当场脱下自己脚上的那双。冰天雪地,光脚踩在结着冰的路上,该是怎样的一种冷?

葵花不过是半路来的妹妹,可他偏愿把自己的暖,换成刺骨的冷,只为让妹妹能攥着那点钱,照一张笑盈盈的相。这份善良,纯得像刚落落的雪,一丝杂尘都没沾。

学校要文艺表演,葵花望着别的女孩脖子上亮闪闪的项链,眼睛亮了又暗,这细微的失落,全落在青铜眼里。那天,读到她揣着块冰疙瘩回家时,我还纳闷他要做什么,直到读到她坐在门槛

上,把冰搁在膝盖上,用冻得发红的手指一点点磨,冰碴子粘在手上,化了又冻成霜,冻了又化成水,顺着指缝往下滴。我忽然想起去年冬天,我只是用冷水洗了把脸,鼻尖就冻得发麻发疼,更别说用手攥着冰疙瘩磨了。青铜的手肯定早没了知觉,红得像熟透的草莓,肿得连拳头都握不紧,可他眼里只有那块冰,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手里的冰和心里的妹妹。等他磨得溜光透亮的冰串成项链,轻轻往葵花脖子上戴时,葵花笑出了小梨涡,他也跟着笑。这哪是在做项链?是把那心里的暖,是那善良淳朴,都揉进了冰里。

看着书里这对兄妹的模样,我忽然想起上个月坐公交车的事。那天,我背着书包赶公交,刚上车就慌了神:摸遍了兜里却只摸出一团皱巴巴的纸,连一枚硬币的影子都没有。司机师傅握着方向盘回头看我,眼神里带着点催促,我脸一下子烧得发烫,转身就要往下走。

“等等呀孩子。”回头一看,是个拎着菜篮子的阿姨,她手里捏着公交卡,抬手往刷卡机上一靠,“嘀”的一声轻响,像颗小石子落进了心里。阿姨拍拍我的胳膊,示意我就近坐下。我站在原地,连说了好几声“谢谢”,阿姨只是笑着走到后排。车开了,窗外的树影轻轻晃,我的心很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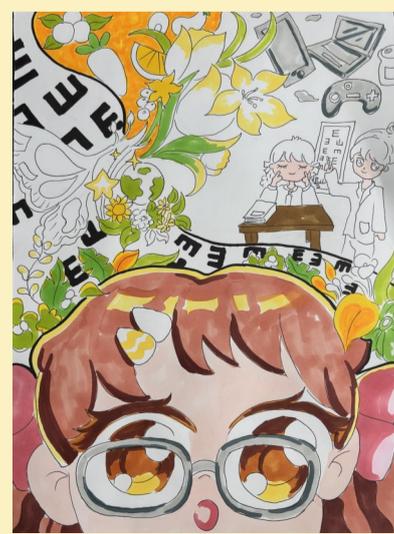
手工作品《红心铁甲》  
普陀武岭小学三(4)班  
小记者 贝思源(证号 D0221)



妈妈,我爱你  
朱家尖小学三(2)班  
小记者 倪佳瑜(证号 D07057)



水果小屋  
朱家尖小学三(3)班  
小记者 吴帛臻(证号 D07069)



爱眼护眼  
朱家尖小学三(2)班  
小记者 孙煜祺(证号 D07056)



梵高和向日葵  
普陀小学二(6)班  
小记者 夏蓁歆(证号 D0131)



太空宇航员  
朱家尖小学三(3)班  
小记者 郑依诺(证号 D07039)